

限「奮鬥永不停息」表揚優秀身心障礙勞工之刊物（如附件）。有關其他相關出書部份，本局今後仍將繼續以維護身心障礙者之工作權為服務宗旨，評估媒體效果後辦理。

民政部門質詢第七組

質詢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四月十五日

質詢對象：民政部門有關各單位

質詢議員：江蓋世 李建昌 蔡秋鳳

計三位 時間六十分鐘

※速記錄

——九十一年四月十五日——

主席（陳議員永德）：

速記：劉鴻文

現在進行民政部門業務質詢第三組，質詢議員江蓋世、李建昌、蔡秋鳳等三位，時間六十分鐘，現在請開始。

蔡議員秋鳳：

請秘書長上臺備詢。

如果你與其他機關聯繫或詢問相關事情，我想通常都是以電話聯繫，對不對？

陳秘書長裕璋：

是。

蔡議員秋鳳：

其實市民要洽公以電話詢問，在整個聯絡的網路而言，是占絕大多數。我們通常要聯絡，譬如有人要找我，他就會打電話到議會轉到我的分機號碼；如果他並不知道我的分機號碼，就有可能透過總機來服務，你是否了解臺北市政府所屬的機關、團體、學校，他們的總機大概可以分成哪些項目？

陳秘書長裕璋：

這部分我並沒有特別地深入了解，因為市府的總機現在是改爲一九九九，由於市長滿關心的，所以我們也儘量把它做的很便利，不過由於各局處是由他們自行管理，我們是希望都能朝向市府總機的方式處理，是不是請公管中心主任來向妳報告各局處總機目前的情形如何？

蔡議員秋鳳：

好，請張主任上臺備詢。

臺北市政府的總機是一九九九，其實這是一個記憶性的問題，因為你們希望可以讓市民很容易記起來，可是當某位市民打電話到市政府說要找建管處或找某人，亦即向總機作一些詢問。張主任，市府所屬各機關除了市府本身之外，各級所屬及學校的總機代碼，目前有否標準或有哪些？

市政大樓公共事務管理中心張主任恒茂：

這方面我是比較不清楚，以市府而言，就分成兩種，一種是我們有四個直撥號碼，然而市府同仁及市民如果要去記它，可能會比較困難，所以我們就設定一九九九的總機，祇要是用手機或直撥外線的電話按一九九九，就可以直接進入到我們的總機。

蔡議員秋鳳：

我會做過調查，臺北市政府的總機大概是十秒鐘左右，就可以明白地讓人家知道總機的號碼；同時也做了一項統計，我把臺

北市政府及所屬大概歸類了六項，總機代碼爲○的有一六五處，總機代碼爲九的有九十八處，主要是以學校居多，當然也有總機的代碼不是○與九的。秘書長，市府所屬的單位是否有總機的代碼，既不是○也不是九的？

陳秘書長裕璋：

是，會有這種情形。

蔡議員秋鳳：

當然是有這種情形，你到底知不知道？

陳秘書長裕璋：

之前是不知道，不過現在已經知道了。依照蔡議員的調查，就業服務中心的總機代碼是二〇五，內湖分局的總機代碼是一〇〇七，南港國小的總機代碼是八。

蔡議員秋鳳：

這祇是在我的新聞稿裡面的資料，但是還有別的。還有總機代碼是一五六、五九、三四一等，這部分對於臺北市市民而言，真是不能理解。就如同馬市長大張旗鼓地宣示，爲了能便利市民到市府來洽公，甚至於使用電話詢問時，能在短時間接到總機小姐來服務，所以才建立總機一九九九的系統。九跟○是目前大家最能接受的，但是還有很多總機的代碼是我們所不能理解的，像一〇〇七、三四一、五六等，甚至還有更離譜的，這部分就是我才講的第三類。

第四類實際上就是電話最後被轉到哪裡並不清楚，在經過一長串的介紹之後，才說我稍後爲您轉接。舉例而言，我曾打電話到某所學校，語音就說校長室請撥多少、總務室請撥一二、教務處請撥一三，唸完了一長串，大概要二、三十秒，才說「如不知其他的，稍後我爲您轉接」，光聽音樂又要花好幾十秒，這就是

我所歸爲第四類，這部分也有好幾個單位。

第五類就是無總機代碼，當把這一串全部唸完之後，就說如果您要找的與以上都不相關，接著就說謝謝您的來電。秘書長，您是否知道有這種情形？這種情況大部分都在哪些單位？

陳秘書長裕璋：

不是很清楚。

蔡議員秋鳳：

小學最多。多數的學校不想讓人家知道校長室的號碼，語音會說總務室請撥一二、教務處請撥一三……唸了一大串之後，接著大概會讓你聽五秒的時間，然後就說謝謝你的來電。偏偏我想找校長，那該怎麼辦？同時也沒有總機小姐幫我服務，反而浪費了我們二、三十秒的時間，在所有的學校當中，有這種情形的學校最多，大概有三十四所學校。他們並沒有專人來服務，更沒有所謂的總機代碼，倘若我所要找的部門並沒有在語音留言裡面，那不就沒輒了。

接下來，我要講的第六類就是一般的市民比較期待的人工接聽，因爲電話一接通之後，就有專人在服務，我查過市府有很多局處並沒有總機的編制，這就是我剛才所言的，突顯出造成市民的不便。既然沒有總機的編制，所以大部分都是兼任的，像文獻委員會、文化局等都是人工來接聽。等一下我會挑幾個部門讓秘書長知道是多麼離譜及混亂，身爲一位幕僚長，我希望你來了解當市民想來市府的某單位洽公，如果他並不知道該找誰，更不知道分機號碼，那他到底該何去何從？由於市府設施的不齊全，他有可能光一通電話就要花上幾十元。我們現在來做一些測試，首先是最離譜的勞檢處，我光是要聽到轉接總機，究竟是按○或是九，就要花上七十三秒，我們現在來聽一下。（撥接勞檢處及體

育學院總機)

你現在聽到的是臺北市體育學院，最後並沒有告訴你要撥幾號，換言之，你必須直接撥分機號碼，你可以發現大概要花上廿三秒左右。我們現在來聽一通最標準的版本，而且還比市府更標準。(撥接中正區公所總機)他直接在第一個時間告訴你，如果你要接總機就先撥○，否則他就繼續陳述各部門的分機號碼。其實你們在次序上有很多的混亂，我相信張主任應該很清楚，就市府的總機而言，至少要十秒才可以知道我要撥○或九，南港區公所所花費的時間就比市府要來的少，祇要六秒就可以知道，然後才做一些介紹。

從以上我們可以發現，你們除了總機的代碼無法整合之外，另外就是先後次序不夠完備。有的單位就先說如果要聽國語請按一、聽臺語請按二、聽客語請按三、聽英語請按四，接著又說哪個部門請按多少等等，最後才告訴你如不知道分機號碼，請按九或是○，或者是其他號碼。我必須聽了一大串之後才有專人為我服務，我相信秘書長你一定希望幫馬市長為市府各局處透過一個最直接、最快速的設計，不管是網路或電話等任何途徑，都能以最短的時間來幫市民解決他的問題，不知道你有什麼樣的想法？我相信剛才所提的這些問題是臺北市市民心中所困惑的，因為他們不知道應該如何來解決，縱然有滿腹的牢騷，然而又必須接受，你知道嗎？

陳秘書長裕璋：

非常感謝蔡議員針對市府所屬各單位總機的通話功能作如此深入的調查，讓我們能夠了解目前所存在的一些現象，這部分我們很願意仔細地來檢討，包括民眾打電話到自動總機之後的應對問題。不過，這是牽涉到人力精簡的問題，事實上我們並沒有總

機人員的編制……

蔡議員秋鳳：

這與人力精簡毫無關係，我剛才就提到臺北市政府沒有任何總機員額的編制，這部分我能接受，我祇是要求誰能照顧到市民的權益。對於公管中心的一九九九或大哥大系統等這種制式留言，我認為你可以透過行政系統來整合，就如同剛才中正區公所的那通電話，他們都可以做到如此的便民；再以公車處而言，我就必須花六十三秒的時間才能聽完語音，而且聽完之後還沒有總機來服務，也就是語音所陳述的單位並沒有我所要找的，請問我該怎麼辦？我祇是要求制式的留言是否能夠更簡短，甚至只要市民打電話到市府及所屬各單位，撥接總機全部都是○或九，或者八也都可以，這些訊息要能夠很明確讓全體市民都知道，因為這才是便民，也是他們的權利，這與人事精簡毫無關係。

我發現這些問題沒有專人在做規劃，就如同公管中心都能夠做得到，為什麼不能推廣到府外所屬的其他單位呢？

陳秘書長裕璋：

中正區公所的應對確實非常的明快，而且民眾也可以與人員直接接觸，民眾如果可以直接與我們的同仁接觸，我想他們可能會感覺到比較親切，不過，他們先把各單位的分機號碼陳述出來，這應該是在分散電話量的用意。

蔡議員秋鳳：

你是秘書長，所以你當然知道這些單位的分機號碼，更何況還有那一本市府所屬各單位的通訊錄，當你要找任何一個人祇需稍微翻一下就可以知道他的分機號碼，然而市民有嗎？顯然是沒有嘛！假使有位市民要打電話找某所學校或是教育局的第三科，他該撥幾號呢？甚至我是蘭雅國小的家長，我要找校長，我頂多

是從查號臺一〇四去查，但是所查到的卻是蘭雅國小總機的電話號碼，可是撥通之後聽了大半天卻聽不到校長的分機號碼，假使又沒有總機代碼時，我該怎麼辦？

所以你剛才講了那麼多，其實祇是做或不做而已。既然市府公管中心都可以設計這樣便民的軟體，而中正區公所更是可以，因此你更應該考慮所有市民的權益，當市民不知道這些局處科室的代碼時，唯一所能假借的就是總機能來幫我轉接。我不想耽誤本質詢組其他同仁的時間，請問有沒有可能在這個會期針對本席所要求的部分來做測試？以什麼樣的方式或哪一個時間點是對於市民最為便捷及快速，能否在這個會期結束之前把這個部分整合成功？

陳秘書長裕璋：

我們來做個通盤的規劃，在這個會期向蔡議員做報告。

蔡議員秋鳳：

我希望在如此混亂的情形能夠在下次有所改善，讓市民爾後以電話向市府任何局處洽詢時，可能祇需直接撥〇或九，這樣的情況有沒有可能？

陳秘書長裕璋：

能否給我們一些彈性，好讓我們來作規劃，評估以哪種方式最為理想，同時我們會隨時向蔡議員報告辦理情形。

蔡議員秋鳳：

這個會期先作規劃，至少你們願意踏出第一步，對不對？

陳秘書長裕璋：

我們會來規劃。

江議員蓋世：

兩位請回座，請勞工局局長、社會局局長上臺備詢，也請手

語翻譯員準備。請中控室開始播放錄影帶。（錄影帶播放中）

鄭局長，我想問你，今天我想用手語來質詢你，請手語翻譯潘小姐幫我翻譯。

請問你們培訓手語翻譯員的計畫，現在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本段江議員以手語質詢，由手語翻譯員口譯）

勞工局鄭局長村棋：

江議員你好，培訓並沒有困難，留下來服務才是最大的困難。（本段鄭局長以手語答覆，由手語翻譯員口譯）

現在我們的訓練並沒有太大的問題，倒是要把人員留下來是滿困難的，因為留人的條件並不太好，一方面是就業市場的出入不足，市府本身當然是有聘用一些，但是就他們的專業能力與目前的待遇而言，我覺得現在的勞動條件不夠好，所以最大的困難是留不住人。

江議員蓋世：（本段江議員以手語質詢，由手語翻譯員口譯）

再來我想質詢社會局局長，請問剛才同樣的問題？

社會局陳局長皎眉：

培訓的工作已經轉到勞工局了。

江議員蓋世：（本段江議員以手語質詢，由手語翻譯員口譯）

有美國聾人告訴我，美國有聾人的企業家、醫生、律師、教授、校長，臺灣呢？你聽說過臺灣有聾人的企業家、醫生、律師、教授、校長嗎？沒有，一個都沒有。臺灣聾人有夢想，也希望夢想能成功，聾人的夢想要成功，很難！為什麼呢？美國聾人每二百人就有一位手語翻譯員來服務，臺灣聾人每一千二百人才有一位手語翻譯員，實在是太少了。臺灣聾人十二萬人祇有一百位翻譯員，夢想如果要成功就要靠手語翻譯員幫忙，協助他們把讀書的障礙排除、工作的障礙排除、就醫的障礙排除、考試的障礙

排除、溝通的障礙排除，沒有手語翻譯員的幫忙，要成功根本就不可能。近幾年，我們一直在推動聾人的相關活動，我希望手語翻譯能有法律的保障，我們更希望聽人越來越多變成手語翻譯員，臺灣聾人夢想我們大家能夠一起努力，希望我們活著的時候能夠看到夢想成功。請問鄭局長，爲了聾人的權利，你們努力在培訓手語翻譯員，目前的計畫是一年基礎班、一年進階班、一年鑑定？

鄭局長村棋：

我們大概有三個階段，第一年做基礎訓練，訓練的時數很長，當基礎的訓練合格之後，我們給予進階的訓練，通過第二年的進階訓練之後，才有資格參加鑑定。三月十七日才舉行過鑑定考試，有很多人報名，甚至於還有從中南部來的，很可惜祇有三個人通過，可見這個鑑定是滿嚴格的。剛才提到一百多位的手語翻譯員，社會局在以前也辦過鑑定考試，有十一位通過，再加上我們勞工局鑑定的部分有三位，真正合格的祇有十四位，所以這個數量就如你所言，真的很少。

臺灣聾人生存的處境，包括就職、就醫等各種方便性實在是非常的不夠，我知道你長期以來都在關心這個問題，我們非常感謝你的監督及支持。其實我們是拼命在訓練手語翻譯員，但是要達到讓他們有個無障礙的環境與先進國家比較起來，是還很有問題。

江議員蓋世：（本段江議員以手語質詢，由手語翻譯員口譯）

就臺灣聾人的服務，請社會局局長回答。

陳局長皎眉：

我們對於聾人的服務，基本上，社會局比較是提供經濟的扶助，包括障礙的津貼、生活的輔助、機構的收容、輔助器具費用

的補助等。另外，我們也在推動無障礙的環境，過去手語翻譯的培訓鑑定已經轉到勞工局，不過我們還是有提供一點點手語翻譯的服務，包括我們有兩位專職的手語翻譯員，不過今年比較特別，因爲有彩券的盈餘，所以我們編列了二百萬元的經費來委託民間的團體舉辦一個手語翻譯的服務方案，基本上，就是手語翻譯員的調度中心；而勞工局本來也有一個志工團，是與就業有關，有些時候聽障的朋友，倘若在晚上有臨時重要的事情時，比如要去就醫或有其他困難時，這時就需要手語翻譯員，這時候我們就希望這個中心就能夠發揮其功能。

江議員蓋世：（本段江議員以手語質詢，由手語翻譯員口譯）

我在這裡要向手語翻譯服務團致上最高的敬意。今天我希望我們大家能夠一起努力，謝謝。

鄭局長村棋：

手語翻譯團是非常認真在工作，我們現在並不侷限於就業，祇要有人預約，我們都會隨時給予服務，我們甚至還爭取與中天新聞網合作開關手語新聞，到目前爲止，所獲得的回應都還不錯。都是因爲有江議員的督促，我們仍會儘量配合，謝謝。

李議員建昌：

江議員已打破臺灣地方自治史，剛才的畫面真令人感動。這就是一位代議士經過數年及數個會期，包括從陳水扁市長時代到馬英九市長，他一直是非常重視這個問題，而不是光以口號在談，他真的花了很長的時間去接觸這個群體，去認識他們的語言，實在令我們同質詢組的同仁感到驕傲。

陳局長皎眉：

我們在上半年與○便利商店合作給聽障朋友傳真服務，這項也是江議員督促我們來做的。

李議員建昌：

所以我們很希望市府各位官員能紮紮實實地工作，就如同他在 VCR 所秀的那段影片，美國人所表達出來的意願，最起碼在臺北市資源最爲雄厚的都會城市，應該早日將那種理想在整個市政的服務之中予以落實，我相信你們兩位都應該具有這樣的理念，而且更把它化爲行動，我們希望這個計畫能早日在市府被推行。

鄭局長村祺：

我來補充報告，目前市府的警政、戶政及醫療單位都已經派員來參加我們的基礎訓練，我們希望這幾個警人比較迫切需要服務的地方，他們都能自行做比較初步的服務，比較困難的才由我們的手語翻譯團來。

李議員建昌：

鄭局長請回座。陳局長，現在要講一個笑話給妳聽，這是我從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的福利網站上看到的，妳是堂堂一位政大心理系教授，執掌社會局竟然容忍如此的問卷題目登錄在網站上供市民圈選。我現在要請研考會主任委員上臺備詢，他同樣也是政大的教授，同樣都是念社會科學，我不禁懷疑馬市府團隊怎麼會製作這種問卷題目來問市民呢？我想主任委員可能還不知道有這種題目，這是公佈在社會局的網站，問卷是要來徵詢市民對於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所提供的一些女性的政策滿意度如何？也就是社會局對於女性所提供的一些照護措施，而讓市民來表達看法。

我唸一下第一條的題目，臺北市政府針對家庭暴力、性騷擾、性侵害及人人自危的偷拍等威脅，做了諸多的保護及防治措施（例如協助申請保護令、廿四小時保護專線、人行地下道、公廁及公有停車場裝設針孔攝影機、緊急按鈴等措施），對於市府所

推動的工作，請問你覺得如何？然後就要求市民表達：第一非常贊成、第二贊成、第三不贊成、第四非常不贊成；又不是傻瓜怎麼會去勾選非常不贊成呢？我再唸另外一題，臺北市政府推動兩性平權教育倡導家人一起分攤家務工作，我覺得：第一非常贊成、第二贊成、第三不贊成、第四非常不贊成，這是第二道題目。第三道題目：臺北市政府所屬局處提供很多機會與管道協助婦女自我成長，同時也提供婦女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例如社區婦女人才培訓、鼓勵女性擔任社區發展協會的幹部、婦女中心課程講座等）對社會貢獻女性的能力，針對市政府推動上述措施，我覺得：第一非常贊成、第二贊成、第三不贊成、第四非常不贊成。

陳局長、吳主委你們手上都有我現在所唸的這份問卷，這個結果竟然高達八成以上，大家當然會滿意你們的措施。我不知道其他局處的網站，是否也有類似這樣的問卷存在？吳主委，針對這份問卷你有何感想？

研考會吳主任委員秀光：

我想它們應該是擔心受訪的民眾對於問題的具體內容不夠了解，因此而做了比較多的解釋。從問卷的技巧來講，如果能再加一個選擇，如你知不知道這件事情，這樣將會更平衡一點。

李議員建昌：

主委，你實在太客氣了。這根本就不是一份問卷，如果是大一學生所做的社會統計，早就被老師退回，更何況是市府呢？根本就不可存在的嘛！這對於你們兩位都是從政大出來的學者，實在是一大諷刺。然後經過這樣一份報告，指稱臺北市女性有八成以上都喜歡社會局的一些福利措施，這根本就不是一份問卷，這實在是經不起社會科學的檢驗，所以我認爲兩位局長你們應該回去好好檢討，老實講社會局不大也不小，整個政策的宣導不應

該用這種方式來呈現。

陳局長皎眉：

這實在不是一份嚴謹的問卷，或者可以說它不是一份量表。其實它的最基本祇是知道民眾的看法，這個動機是在婦女節的時候，想知道一下所推行的這些活動到底重不重要或滿不滿意？事實上也提出最滿意的是哪幾項、最不滿意的是哪幾項。所以，我的確能說它並不是一份量表，所以它並沒有做信度、效度或常模等這些鑑定，它只是一份比較粗略或問一下大家的想法。我知道你是學社會統計，我也教社會問卷設計……

李議員建昌：

這對陳局長是更大的諷刺。

陳局長皎眉：

如果我做的是一種量表，我就會非常的小心。其實這祇是平常去了解一下多數的看法是如何？所以同仁們才會有這樣的問卷說明。

李議員建昌：

我相信市府所屬其他的網站都有可能還會出現這種狀況，你們把所有的狀況都描述完之後，再來問市民的滿意程度，我認為這種做法完全不正確，我希望這祇是一個小小的警示。吳主委，你是負責控管，我認為這樣的東西不應該做為每一個局處用來宣傳他們自己的政績之用，對於整個程序或過程都應該要好好把關，老實講，這對於三月八日婦女節是一大諷刺。好，兩位請回坐。請勞工局局长及勞檢處處長上臺備詢。

局長，針對金融大樓兩部吊車掉落的事件，我認為市府本身是難辭其咎，發生的隔天你還在國外，不過你有專程趕回來，然後你會接受新聞記者訪問，你說市府祇負道義上的責任而已，我

深不以為然。我認為勞工局及勞檢處如果不為這個事件負起應有的責任，不管是政治的責任或行政疏失的責任，爾後若再發生相同的事件，以及目前正在進行重大的工程若發生公安問題時，你們都可以把責任推卸的乾乾淨淨，我認為這不是勞工局應有的基本態度。

鄭局長村棋：

你是知道我的作風，如果我們有責任，我一定會扛起來。到目前為止，我們判定的結果是沒有人為疏失；如果有，馬上就會有人要負責任，假使不是行政人員，不然就是業主。因為這是涉及到人家的權益，所以我會比較謹慎，其實我現在都還在查察，因為我們的同仁都是按照法定的標準在審，業主也都有按照這個法定的標準在操作。所以我會比較傾向於界定它為天災，究竟是不是完全沒有瑕疵，由於鑑定報告還沒有完全定案，如果有疏失，你可以放心，我絕對不會迴避這個責任；該我們負責，我們一定會負責。

李議員建昌：

你在早上答詢時說這有可能是中央法規，目前還沒有確切釐清。我是認為第一線市府部門就應該要負責，整個時空轉換到這樣，法令完全無法符合社會的演變。

鄭局長村棋：

定期勞工安全衛生法是由中央制定，可是自從地方制度法通過之後，我們就有立法的空間，然而在通過之後，我們是否有些警覺度不夠，我倒覺得可以考量這部分。我們的同仁在當時是如何審查、如何考量、與九二一地震又有何關係，因為是日本的公司在這裡施工，他們為什麼沒有把阪神的經驗考慮在內，所有的相關因素我都還在查明。為什麼到現在仍無法下結論，就是因為

還有一些困惑，爲什麼倒了兩隻而另外兩隻卻沒有倒，所以我是比較謹慎在追查這其中的責任；如果發現有責任，就一定要把人找出來負責。到目前爲止就我所蒐查的資料而言，我祇能講還沒有，但是我還沒有下最後的定論。至於我該負什麼樣的責任，我是覺得有人死亡就是一件非常不愉快的經驗，所以我是很保留地在追查責任歸屬，祇要我們有責任，我一定會扛起來。

李議員建昌：

處長，就你們所給我的四張報表，當初他們在安裝好之後，勞檢處的檢查員會同他們的人員製作出這四張報表（竣工檢查），在報表上所顯示的檢查內容，如荷重試驗、安定性試驗、自動裝置、過動預防裝置、鋼索，你們都認定爲可，我真不知道在檢查表上的可是代表何種專業內涵？就如同江議員在今天早上的專案報告所詢問的，安全係數到何種程度？換言之，當你們要勾選可是應該有一個嚴謹的規範及標準，像這些報表送到議會或給檢察官看時，我們實在不清楚裡面的意涵是什麼？譬如有效期間是八十九年六月三十日至九十年六月廿九日，那麼說目前都還是在有效期限內喔！然而有效期間又代表什麼呢？其實就是表示後面的這些事情根本不會發生。

不然檢察官可能會問你們這份報表是如何製定？究竟是以何種標準？爲何你們的檢查員在該大樓竣工的時候會同意核可呢？

鄭局長村棋：

這部分我有查證過，這要分成兩個部分來說明，這次倒塌是在塔接的地方，而你剛才說的竣工檢查，比如以一百噸來講，我們就必須乘以一·二五倍，所以要用一百二十五噸去吊，而且還必須通過這樣的試驗。像他們最近要緊急使用三號塔吊，在動用之前要經過我們的荷重試驗檢查，通過之後我們才會批可。然而

通過荷重試驗是不能去解釋爲什麼會斷掉，斷掉的地方在塔接的部分，是因爲鏢絲被磨的鬆脫，這是屬於結構的審查，基本上是有訂定國家標準，這個標準是在四、五級左右，我們是以書面按照國外的技師簽證來計算它的結構設計到底有沒有達到，而這張表格上所看到的是我們在竣工時實際要做的項目，至於結構是在另外一份書面送審的資料裡。

李議員建昌：

這就暴露出另外一個問題，我剛才就說這應該要有嚴厲的標準，即使民意機關要來監督，也就可以一目了然，假使要說你們有行政疏失時，也才有所依據。因此這份表格應該把各項設立的要求納入，就像大樓的樓層數不同或吊重的噸位不同，都有不同的要件標準，這樣這份表格才會比較完整。

就像這份資料就是介於民意機關與行政機關之模糊地帶，就是在打混仗。

鄭局長村棋：

勞檢處在一年半以前就通過 ISO 檢驗，因爲在過去並沒有經過 ISO 這麼嚴格的檢驗，所以並沒有百分之百書面化，目前你所講的這些都已經完全書面化了。不過，過去仍然是有依照相關規定在操作，而給你的資料是兩年多以前的，那時並沒有書面資料，在經過 ISO 過程的檢定標準之後，把所有過程都化成書面資料，這樣會更可靠。所以不是故意不提供給你，而是現在才有的。

李議員建昌：

老實講，這兩年如果不是因爲時空的要求，才會有這些標準，難怪過去都沒有。

鄭局長村棋：

不是，他們是有在做，但是沒有用書面來表達那麼細。就像你所講的荷重試驗，國家所規定的一·二五倍也有規定在其中，然而現在是一步一步來，他們都要依照程序來勾選，整個過程會更書面化，不過以前還是有依照這些規定在做。

李議員建昌：

局長，依照中央的法令勞工安全衛生檢查辦法第十九條：雇主對固定式起重機，應每年就該機械之整體定期實施檢查(含荷重試驗)一次。就像這個事件也造成五條人命的損失，天災地變什麼時候要發生也沒有人知道，我在那天聽到你要負起道義上的責任，老實說，這實在是講不過去。我認爲這四臺起重機從八十九年五月使用到現在，光是靠業者自動去檢查，那這份紀錄報告呢？處長說已經被檢察官拿走了。稍有行政敏感度的人都知道，業者也應該有一份留存，結果你們就隨便搪塞我們民意機關說資料都在業者那邊。民意代表不是專家，我們之所以要這些資料，就是爲了要來了解業者在過去的過程中，是否有澈底實施自動檢查？有否應負的責任？

鄭局長村棋：

你批評的非常對，因爲涉及人命及刑事責任，所以我們幾乎都是讓步。

李議員建昌：

我的意思是當你們把資料送給檢察官之前，你們應該要求業者也送一份資料給我們，就像今天早上的專案報告……

鄭局長村棋：

這點我知道，我已經告訴我們的同仁，過去有時跟消防組的人到現場，消防組的人就講說現場不可以破壞，就造成我們的檢查人員不能進去，這一點我就不同意，消防隊的人是要了解消防

的一些原因，而我們是站在工人的立場，我們也有權要去了解工人是什磨原因被燒死，所以將來雙方的權益要有所協商；檢察官的責任當然是重大，像今天我們就被批評說太過於禮讓，他們一來就變成優先，而且所有的資料都被拿走。針對這一點我們是應該與檢察官來協商，如果他們要將資料拿走，依法我們是否有權利也保留一份，就是這個地方沒有守好，我是覺得我們都太客氣了。但是你千萬不要誤會說我們推卸責任，其實不是，都是因爲檢察官一來就把資料都抱走了，因爲在過去都認爲他們比較大嘛！主要就是因爲我們沒有把自己的位置站的很好，就是因爲我們的檢查人員比較客氣，我承認這一點我們是做的不好，下次我們會堅持，雙方之間的權責該如何來釐清，起碼是雙方各有一份資料。或許他們是怕被湮滅證據，所以到了現場一下子就把所有東西調走了。

李議員建昌：

處長，你到現在都還沒有發言過，整個事件發生至今，以妳所執掌的業務範圍之內，你認爲這兩部起重機爲什麼會掉下來？其責任如何？

勞動檢查處蕭處長淑燕：

依照我們在這幾天蒐集的的資料初步研判，我們重新檢視這兩部起重機所送審的資料，其中該做的程序都有完成，像竣工檢查部分也有做，當初的強度是符合國家的標準，但是它祇能耐四到五級。這個地震在發生的時候，依照氣象局的資料是指在地面的感覺，我們就請專家去推算一下，五十六層樓高已經是七級的地震，換言之，起重機強度的構造標準來講，雖然是符合國家的法定標準，但與實際的地震級數比較，應該是不夠，先作以上的說明。

李議員建昌：

爲什麼另外兩部的起重機就沒有掉下來？這就是讓人懷疑的地方，我們就是想很認真地來調查，否則我們爲什麼要求提供一些資料，我們就是想了解業者自動檢查的紀錄裡面，其頻率如何？甚至透過一些結構力學的專家來共同檢視這個問題。處長，妳剛才還是沒有辦法去解釋另外那兩部起重機爲何沒有事？

鄭局長村棋：

爲什麼我們會推論與自動檢查會比較沒有關係，因爲斷掉的地方都是在塔座夾住的地方。所以一經晃動受力比較重的就是這個地方，所以會從這個地方折斷，也有可能平常鎖螺絲的時候沒有鎖緊，或是平常該檢查而沒有檢查，也有可能任何一個環節鬆脫掉。再者，這兩部是同方向，而沒有倒的也是同方向，所以有可能是地震的時候，與震盪的方向有關係，兩部是南北向，另外兩部是東西向。不過也與操作時間的情況有關，當時四部都有在動，而三號塔吊是剛好把東西放掉，所以表示是空吊，我們都有計算當時吊的重量、高度、震動的幅度及受力的程度如何。沒有斷的那兩部是因爲結構的設計不一樣，或許是比較耐得住，但是我們還是不敢講這兩部如何，萬一現在再來個地震，結果這兩部都倒了，因此我們不能講說這種設計是沒有問題的。我們很怕去誤導說鎖螺絲有問題，插梢則沒有問題，我是不敢對外講這種話，所以我們一定要把整個結構與力學精準的計算之後，設定新的標準才會同意讓他們復工。

李議員建昌：

今天早上勞檢處提供給我這四份竣工的檢查表，我就說是不是有其他因素，雖然這四部都是同樣從澳洲的機廠運來，可是負責人卻不一樣，有可能是在包工程的時候，負責人都不一樣，有

臺灣人，也有日本人，換言之，有臺灣的公司，也有日本的公司去承包起重機的工程，這也就我們當初堅持要求提供業者的自動檢查報告資料，就是資料中或許會呈現這四個不同的負責人及公司，……

鄭局長村棋：

在質詢完之後，我會要求同仁去向檢察官協商，因爲資料都在他們手上，至少我們應該可以保留一份資料，祇要我拿到，我一定會趕快送給你。同時我們會行文給中央，因爲法的權力是在他們，我們會很客氣地請他們趕快修訂，如果他們有困難，我們會自己來訂定自治條例；其實中央有人才，因爲他們有個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而且是全國性，雖然是發生在臺北，但是我們也希望其他的勞工朋友能夠因此而有所保護。所以我們已經行文給中央，如果他們不修訂，我們一定要負起責任來訂定這個標準。

主席：

民政部門第七組質詢結束，我們休息十分鐘，請於三點二十分就座完畢。